

成功的推手

在当代中国,一个艺术推手会不遗余力地去推广他认为优秀的艺术家,这其中,推手会先期获得被推广者的好处;之后还将获得巨大的经济回报。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,就像经纪人与艺人的关系一样,艺人变成了明星,经纪人当然要获得利润,这种运作方式无可非议。

毫无疑问,艺术大师珂勒惠支在中国深远的影响力与鲁迅当年的推广密不可分,可是小老头儿不仅没有得到过所谓的好处,还为此付出了金钱与精力。因为这件事从一开始,就不是为利益而做的。

偶然在德国书店的目录上看到珂勒惠支的木刻《牺牲》,无辜的母亲被战争夺去儿子,其悲壮和愤怒生生地扑面而来,小老头儿血往上涌,本不柔软的头发顿时像刺猬的刺一般直立起来,他拿书的手有些颤抖,他被大师作品的张力所震撼、征服。之后他便通过在德国留学的青年朋友徐诗荃购买多种珂氏的画册,还委托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购买珂氏的版画原作。仅1931年4月至7月,小老头儿就两次购得珂氏版画22件,价格不菲。

欣赏她的原作,小老头儿知道这位“民众的艺术家”和自己的艺术主张竟然是那么一致,从此“一厢情愿”,把她看作自己的朋友。他开始发表她的作品,宣传、推广她的艺术。如此热情地推崇一位外国女画家,在小老头儿一生中绝无仅有。后来珂勒惠支知道中国有位伟大的作家喜欢和宣传她的艺术,她非常高兴,请史沫特莱转达对远在异邦的粉丝的谢意。

珂勒惠支在德国曾享有盛誉,被政府授予“大家”的最高荣誉,享有终生年金。世事如天上的浮云,变幻无常,希特勒上台后迫害她,珂氏的人生一下子跌入低谷,暗无天日。

私想鲁迅(2)

也许是上天给予的补偿,最后的日子里她看到了纳粹投降。

小老头儿宣传推广珂氏的艺术,除了自己喜欢的原因,也有出于学术上的考量。他对身边艺术青年的基本现状一直很焦虑,尤其看到他们带有人物的作品时,他总是深感他们“尤其不擅长刻画人物”,认为从事艺术创作没有扎实的素描功底,仅靠喊口号是不行的。他明确指出,木刻是工具,但它终究是艺术。小老头儿收藏、展出、发表珂氏作品,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中国的青年画家找到可以学习的榜样。

他说:“在珂勒惠支的作品中看见别样的人,他们虽然并非英雄,却可以亲近、同情,而且愈看,心愈觉得美,愈觉得有动人之力量。她是劳动阶级有力的代言人。”鲁迅也有天真浪漫的时候,脑袋一热,竟给珂氏写信,希望她能成为中国苦难的大众作画。珂氏对待艺术极其真诚和严肃,她回信说:“对于中国的事物并不熟悉,无法创作。”

一瓢冷水并没有浇灭小老头儿的热情。1935年,他精心选出21件版画,并购买上好的宣纸,委托郑振铎在北平故宫博物院用珂罗版精印。当103套作品画页运抵上海后,小老头儿与许广平席地而坐,把为了省钱而在上海印制的封面、前言以及他亲自撰写的序目和画页依次排序,再送往印制厂装订。画册装订完成,小老头儿又亲自用毛笔在上面编号,并注明:有人翻印,功德无量。其时是1936年5月,身患重病的小老头儿在世还有区区百余天的时间。他抱病把其中30册寄往国外,包括画家本人,40册赠送国内木刻青年、作家、朋友,另外33册低



成功的推手

木刻二〇一三年

价发售。他还委托冯雪峰赠送毛润之先生1册。

再之后,如了鲁迅愿,他自费印制的珂氏画册启发了无数同胞。同时,也被多次翻印,直到今天。

2010年,我在珂氏故乡观看了许多她的杰作,一位德国艺术家自豪地说:“现在,她已经被公认为不带颜色的画家了。”也就是说,以前她的艺术多被人误解是因为“革命的呐喊”而成功的,而今人终于认识到,她的绘画本身就是杰出的艺术。

回首往事,我们不能不对鲁迅先生肃然起敬,作为一个美术领域的“外行”,小老头儿竟能在70余年前就准确地认识到珂氏的伟大,并不遗余力地推广。而今她的画展不停地在中国各地举办,人们在看画展、读画册时,会在不经意间看到小老头儿的名字,想起珂勒惠支的这

位推广人。

幸运

生活在战争频发、时局动荡的年代里,有几个人能幸运呢?家道中衰、父亲早逝,不幸像魔鬼一般纠缠着少年豫才,何时才能走出无边无际的阴影?还有如往日般阳光明媚的春天吗?这位抑郁的少年甚至对生活也失去了信心。

阴暗的日子里天空中突然射下一束阳光,温柔地抚慰着已成为青年的鲁迅。他幸运地遇见了同乡蔡元培先生。

伯乐自然独具慧眼,伸出宽大而有力的手,紧紧拉着眼前这位“愣头青”,蔡先生组织的光复会很快吸收了这位青年加入。他出任教育总长,即发函邀请鲁迅到教育部工作,教育部迁址北京后又任命鲁迅为教

唐云传

郑重



壶而没有收到名壶的遗憾,从童年起唐云就做着收藏“曼生壶”的梦了。

提起“曼生壶”,唐云就兴趣非凡,对其制作历史,如数家珍:曼生壶的制作者陈鸿寿,号曼生。在1812年前后,他曾当过一名小县官,非常喜爱紫砂壶,先后设计了十八种新壶样,请紫砂陶工杨彭年、邵二泉等制作。然后再要其幕僚江听香、高爽泉、郭频伽、查梅史等人镌刻图画,治造型、文学、绘画、书法、篆刻于一炉,形成一种独特而成熟的紫砂艺术风格。曼生壶的造型有石桃、横云、井栏、合欢、却月、方山、瓜形、覆斗等。谈到“曼生壶”的造型,唐云顺手从桌上拿起一把,向笔者说:“你看,曼生壶底有‘阿曼陀室’的印记,壶把下有‘彭年’二字板脚印,像我这样印记齐全的曼生壶不大多见啊!”接着他又说:“曼生壶用‘桑连理馆’印记的也有。”

唐云收藏的第一把曼生壶就是他常用的那把瓜形紫砂壶。那是他从杭州到上海不久,第一次实现了收藏者的梦。唐云捧着那把瓜形曼生壶,壶上微温而不烫手的暖意传到他的手心上。壶的深紫颜色,泛着一种青光,薄的胎坯,规整的造型及茶的色香之蕴,顿然感到这壶给他留下无限的情意,心中泛起了不知是画、是诗、还是音乐的思绪。

自己是怎样得到这把曼生壶的呢?噢,他想起来了:那是一次酒会,无意中听说有一位叫阮性山的人,手中有一把曼生壶,现在要出让。通过朋友的介绍,唐云见到了这把茶壶。那壶的颜色及造型,已经使唐云喜不自胜,他一看壶的铭铭,真是像醇酿一样使他醉了,那壶铭曰:“试阳羡茶,煮合江水,坡仙之徒,皆大欢喜。”他再看壶底,有“阿曼陀室”四字。一见钟情,不忍释手,唐云爱上了它了。买和卖,自然是讨价还价的。阮性山开口要价是四两黄金。初到上海的唐云,生活还漂泊不定,哪里有四两黄金买一把曼生壶。殊不知,唐云在买东西上也自有他的豪气,只要欢喜,抛出千金也在所不惜,从不讨价还价。他筹措了四两黄金,把这把壶买了下来。从此,唐云的家中总算有了一把曼生壶,为他的“八壶精舍”树立了根基。后来唐云才知道,这把壶原来是他的老朋友陈伏庐的,阮性山和陈伏庐也是好友。阮性山也是从陈伏庐手中购进的。

26.八壶精舍

茶和酒一样,是唐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。如果说酒能使他的画兴诗潮勃发,对艺术和人生产生一种冲击力的话,那么茶则能把他引入对画境诗意的深思,艺术之浩浩,人生之悠悠,禅机哲理萦绕于胸口。笔者曾于大石斋中,看到他激情相撞,水墨挥洒,似不知人间还有别样的快乐,正当人感到他欲止难止的时候,又看到他戛然收笔,将墨气淋漓的画幅悬挂于壁端,坐在椅子上,拿起紫砂茶壶,慢慢地斟一杯,呷了一口,对着画幅细细地品味起来。一动一静,判若两人。是对茶的品味?是对画的品味?是对人生的品味?或许是画与人生,尽在茶中吧。

走进唐云的大石斋,就看到他端坐在红木大师椅上,背后弘一法师的那副对联,脱胎于魏碑,非常古朴,所书佛家偈语,则显得深奥莫测。上联:欲为诸法本,下联:心如工画师,款曰:大方广佛华严经偈,无碍慧光明院如眼。唐云手中拿着刻有“八壶精舍”的印章,在手里抚玩着,不时地又把印章在前额摩擦几下,那印石就更显得光亮剔透了。加上他那便便大腹,使人感到那印章却像如来佛祖手中的念珠了。

生长在杭州的唐云,龙井是他常去的地方,龙井茶自然是不会少饮的。虽不能说生长在杭州的人个个都喜欢饮茶,唐云却有着饮茶的习惯,那虎跑之水,龙井之茶,他认为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。要论起茶道,唐云在杭州时却是不甚了然的,那是到了上海之后,和“曼生壶”有缘相识,对茶道才渐渐地能说出一个子丑寅卯来。所以,唐云的茶道,应是从壶道开始的。那“八壶精舍”就是金石名家叶潞渊为他收藏的八把“曼生壶”专制的纪念印章。

在唐云的童年梦中,父亲也是欢喜收藏茶壶的,特别是他们杭州人,都是以藏有“曼生壶”而显示门第的高贵,标榜风雅。不过,父亲的那些茶壶都不怎么样,不要说“曼生壶”,能入一般名壶之流的,连一把也没有。他的耳边只听说过“曼生壶”。也许是为了弥补父亲爱茶

11.告诉方国良一个十分震惊的消息

“是的,省高院中止我们的案子了。”方国良便把他去见季冲,以及季冲所说的一切对余国伟详细说了一遍。

果不出所料,余国伟对此变故非常意外和吃惊。他急切地询问:“我要不要马上飞到中国来和你一起应对此事?”方国良劝余国伟不必着急,可以再等一等,看看事情下一步的发展再决定是否要过来。

“你刚才说报案的理由是伪造证据进行巨额敲诈?”余国伟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。“季庭长是这么说的。”方国良答道。“故伎重演了。”余国伟失声叫道:“方律师,顾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?他出来了没有?”“还没有,我早就把证明他无罪的材料都交给C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了,原以为他们没有理由再继续拘押老顾,很快就会释放他的,可拖到现在还没有动静。”方国良说。“方律师,你必须抽出时间过问一下顾斌的事,想办法尽快把他弄出来。我突然有种很不好的预感,他们一定还会在顾斌身上做文章。”余国伟的口头十分凝重。

方国良觉得余国伟的担忧不无道理。这一阵子由于太忙,他确实将顾斌的事情疏忽了。现在经余国伟这么一提醒,他不由警惕起来。“方律师,这几天把温哥华的事情安排妥当后就飞过来,我得过来和你一起对付他们。”“那好吧,你来了我们好好商量对策。”方国良同意了。

傍晚时候,周警官来了电话,告诉方国良一个十分震惊的消息:确实是王根宝到他们市局再次报案的,这次他没有找经侦总队,而是直接找到了负责刑侦局的公安局徐副局长。现在刑侦局已经接手了这个案子,直接受徐副局长指挥调查此案。

方国良脸色骤变,事情变化远比自己想象的严重很多。“老周,你现在有时间吗?”方国良急切地问。“我必须马上和你见一下面,我有事要问你。”“那,那好吧。”“还是我来接你,我二十分钟后到你们对面。”

到C市公安局对面的时候,方国良迟到了六七分钟。看得出,周警官已经等一会儿了。方国良一面请他上车,一面对他说抱歉。

周警官问方国良这么急要见他有什么事?

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想问问你。”方国良双手握着方向盘说:“顾斌的无罪证明材料我已经交到你们经侦总队两个多月了,你们怎么还不释放他啊?”“这事啊,我也问过队长几次,可他的回答总是含糊不清的。”

“既然已经弄清楚了顾斌属于被诬陷的,干嘛不尽快结案呢?”方国良口气很不满。“搞不懂他,他好像一直很忙,没心思处理那件事。”周警官无可奈何地说。“再说了,拘留是有限期的,你们一直把人关着不合法啊。”方国良说。“哎呀,方大律师,你也够幼稚的,你对执法机构说什么合不合法啊?这事啊,还得你多来找我找队长。你是当事人的代理律师,又是大名鼎鼎的人大代表,只要你盯得紧,还是能起作用的。”

方国良暗自思索着。这几个月来,自己手上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,确实将顾斌的事疏忽掉了。自从顾斌以伪造票据诈骗公司财产罪被大发矿业集团公司控告,接着被C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拘押至今已经一年多,周警官见方国良好长一段时间片言不出,以为他不高兴了,就解释说:“你想,这顾斌是王根宝给弄进局里来的,他王根宝是个什么人?混世魔王哪,和我们原来的葛局长关系多好?再说现在葛局长升上去当了政法委书记,权力更大了,他原来手下那些亲信更要拍他马屁替他做事了。”

方国良问道:“听说葛辉走后,你们那里来了个新局长?他这个人怎么样?”“看不出,一点都看不出他是怎样一个人。来到局里一个多月,对任何人都是客客气气的。看上去很低调,我想也许真正厉害的人都是深藏不露的吧。”周警官说。“你们大家对他的印象怎么样呢?”“那是不错。不过大家都对他敬而远之。”“那是为什么?”“听说他是从北京派来的,等于是空降的领导,谁都不了解他的底细,所以都在观望。有议论说他在我们局里呆不长的,说他只是来挂职过渡,以后会直接去省厅当个副厅长之类。”

不知不觉中,车子已经驶到了周警官家的小区门口。周警官说:“我明天到局里后,会去问问顾斌的事。”

生死对决

温哥华的 柯兆龙

